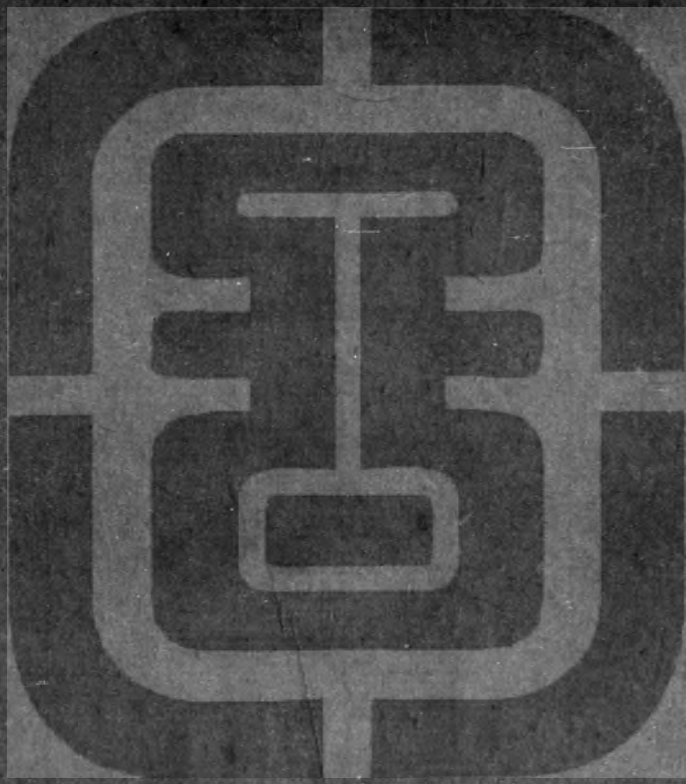


468



十三

曉山集

函 4册 书号 468

18918=册

康熙十六年

子未孫先生評定

陽城田太師全稿

賜書堂梓行

序

啓元

自總角時學於塾凡朝夕授制義

必請諸父兄求其能自樹立不因循流

俗富有經傳子史綜以濂洛關閩微言

大義有所裨益於先民者而成誦焉既

乃於坊刻中得

陽城嶢山田老夫子墨卷與心合輒愛之慕

康熙十六年

子未孫先生評定

陽城田太師全稿

賜書堂梓行

序

啓元

自總角時學於塾凡朝夕授制義

必請諸父兄求其能自樹立不因循流

俗富有經傳子史綜以濂洛關閩微言

大義有所裨益於先民者而成誦焉既

乃於坊刻中得

陽城嶢山田老夫子墨卷與心合輒愛之慕

之絲歌而笙奏之舉筆時則摹其風格
揣其律度與夫命意遣詞之間必按其
節族而循其肉好由是朝夕肄習業未
就稍得所歸往嘗語人曰他人之文若
吹劍首一快而已某君子之文蒸液激
潤流曜含英漢氏精核宋儒純粹兼而
備之向非嶽降所命蔚為國華道德蘊

於內而暉光茂於外者烏足以語此吾
觀此文知某君子之養邃而業鉅也日
然予以康熙五十八年入都得謁

老夫子拜畢侍坐

老夫子特進

啓元

而命之曰文詞之事貴根

柢深厚淵源盛大經傳子史典章之奧
窟也濂洛關閩性天之燈構也索乎其

峴山集
二
蒙遊乎其明其胸中風森雲起而言乎其所得也可無聽熒勿沾沾於世俗所云制義而已也
啓元
負墻而立唯唯而退退則竊自喜以爲平日讀其文而想見其人者今且獲侍絳帳之下又其所以諄諄訓誨者實與夙志合由斯言也小子有造矣

老夫子鄉會闡墨行於世家傳戶誦士大夫宗之其平日所著稿貯屋克棟美不勝收如驪珠如鳳彩如璫葩琪樹瑛玫而璘孛蓋皆爲吟風弄月之一助非欲與雕蟲小技絜長而較大者也其鈔繕置之丌間者約近五十篇欲以平日準爲子姪輩所取法一日出以示
啓元
且命

誌之竊惟

老夫子之於制義也非第以制義視制義者
其典雅奧衍則得之經傳子史其醇備
粹美則取之濂洛關閩擇之精而語之
詳微言大義類能與先民相發明夫如
是則讀

老夫子制義者亦當不第以制義視

老夫子如

啓元

少時讀其文而如見其性情

德業庶可以望洋而稍得其涯涘也已

肯

康熙六十一年歲次壬寅受業門人鄧啓

元謹識



賜書堂曉山集目錄

一兩論

學而時習

全章

不亦說乎

君子務本

二句

子貢曰貧

一節

道之以政

全章

思而不學則殆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夏禮吾能

一章

夏禮吾能

一章

其二

擇不處仁

富與貴是

全章

原思爲之

二節

嶼山集
據於德依

三句

五十以學易

用之則行

天下有道則見

歲寒然後

一節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年饑用不

全章

樊遲問仁

三節

子曰爲命

全章

君子道者

全章

如之何者

君子義以

四句

其有所試矣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天下有道

不議

女爲周南

一節

學庸

大學之道

全節

所謂誠其

全章

君子之道

費隱

全章

道不遠人

忠恕違道

一節

子曰舜其

二節

君子誠之爲貴

小德川流

三句

兩孟

心爲甚

市廛而不

二節

以不忍人

三句

人之有是

二句

或勞心或

七句

十一月

周室班爵

全章

庶人在官

二句

仁之勝不

二句

形色天性

二句

君子之於物也

學而時習

全章

田從典

學有所得故天下皆享境焉夫說得於已而樂與君子因
 之然非時習亦孰能知乎且學何助乎古詩書中有傳人
 焉而我謝不及非學則終何以及矣即吾有生之初亦甚
 無愧古詩書中之傳人焉而後稍漸失非學則終何解於
 失矣夫吾既求進於古之傳人而又不甘自失吾生初之
 所以為人此其於身心人已之間即困苦一無所適亦無
 所於辭而况於必不然乎則柰何厚誣乎學而其中之境

地曾一未之知也吾蓋嘗經乎其途而實能言其所以然焉
夫人之知識未開不得不授權於格致然其間有頃刻喻
之引之歲月而若昧者有窮究失之留之咏歌而忽悟者
豈其學可苟焉而遂已乎是故讀其書矣慮其若有餘於
書也超乎物矣慮其不終遠於物也蓋至虛與實交養互
發而吾之所爲遠不禦而邇靜正者忽漸有以相通於斯
時也其有悟乎夫當其未悟亦嘗懸擬此中之所有而一
旦逢其意中之物其心與神可不謂豁焉如人之身心未
治不得不觀法於聖賢然其間有坐頓於攻堅之下終若
與我爲離者有迴翔於一間之中未卽與我爲合者豈其
學可嘗焉而輒止乎是故行之力矣慮其涵養之未周也
持之密矣慮其旨趣之未博也蓋至道與藝參觀密驗而
吾之所爲入其域而化其大者忽漸近於自然於斯時也
其有得乎夫當其未得亦嘗嘆非人力之所幾而一旦遂
有過望之事其志與意可不謂快焉學至此可以觀其量
之所及矣可以觀其識之所至矣何則學兼物我固有朋

自遠來者也德不協秉彝之公好則雖自號有鄰而其勢實見睽孤則於門於野之亨必歸心理之同也久矣吾見油油然善在一室也應在千里也姿各異授高明沉潛之不必以強同道有同歸德性問學之不至於終異環顧吾徒不一以快進取之可裁一以喜中行之有望乎抑學辨屈伸又有不知不愠者也行難比道大之莫容則雖自貴知希而其中實開任放則在澗在陸之寬必推樂天之智也久矣吾見落落焉志則高尚也閑則桑欬也天下雖莫與易藏其用亦爲安土之仁造物引與爲徒全其天奚勝自得之意高自位置不旣於時止而能止者見其藏身之固尤於時困而能亨者見其成德之行乎如是則說如是則樂如是則君子舉天下美好之端殊絕之詣而皆於學收之學果何困苦之有乎吾實經乎其途而後能言其所以然願學者因吾言而益勉之異時當思吾言也

不寧說乎

一句

田從典

學有所得其說不能自己焉夫說自得之機也知其不能自己而時習顧可緩乎且吾甚訝人之從事於學而輒以學爲苦也乃聞者不察亦遂羣視學爲畏途而共相諉也此而不急與之言學孰知天降下民而作之以師者固天之牖民而孔易者乎人性皆善而必待於學者亦人之承天而時行者乎是故吾望人以學久矣請與之言時習後之學蓋學以求知不必遽知斷無時習而猶不復知之理

何則當其爲學固勞於審異難遽從同而時習後之學則歸於大同會無小異者矣抑學以求能不必遽能斷無時習而猶不復能之理何則初之爲學非所閱歷固動若險阻者而時習後之學既經閱歷則倍爲易簡者矣此時之學說乎否說莫如新者之可說詩書名象本以益人神智而至無以通其志何有於說時習則未見未聞之啓我者一何多也遂有以見天下之蹟焉而擬其形容象其物宜因以知言天下之蹟者之皆不可惡也遂有以見天下之

動焉而觀其會通行其典禮因以知言天下之動者之皆不可亂也蓋至遠取近取道之極於濶綸者天地爲昭焉此時新已不在造化而皆爲我之新矣謂新皆我新而不說者豈理也哉說又莫如故者之可說仁義道德皆以順夫性命而卒不能得所歸說於何有時習則既見既聞之養我者又何多也乾道雖大既已習其靜之專與動之直而吾之大云胡不與之俱生坤道雖廣既已習其靜之翕與動之闢而吾之廣又云胡不與之俱生蓋至見仁見智

道之本於成性者君子合一焉此時故已無煩熟復而故
適如我故矣謂故如我故而不說者豈情也哉然則是說
也學之樸魯者不及知其明達者雖號爲知而實亦未知
蓋彼惟矜其冥悟之捷而意見多岐遂流於迷誤而不悔
故雖同言窮理與盡性與至命初不自知其所見之性與
命是非果不謬於聖人否也吾思有以正之亦惟示以吾
學之說使其知之而因以自正也已矣抑是說也學之卑
邇者不能知其高遠者既已不知而遂不屑知夫彼原資
有絕世之資而聰明誤用遂果於駭俗而不疑推其意直
欲過於聖人之不知不能而究其歸反不若愚不肖者之
與知與能也吾思有以返之亦惟示以吾學之說使其驗
之而因以自返也已矣說或能言或不能言當其學之交
養而互發機之鼓盪亦有可相告語者乎過此而至於未
之或知苟非有相說以解不言而喻者其孰能與於此哉
心則相同也理則相同也庶幾哉其亦旦暮遇之也哉

堯山集
君子務本

二句

出從典

君子審所務知道生之有由矣甚矣道非立乎其本者無由以生而本非審於所務者亦無由以立也君子其知務也夫今夫爲人者自所性而外非學不爲功雖然學有極至之理上之可以通於神明而慮人之忽於其理也學之理有必至之勢準之可以光於四海而慮人之昧於其勢也惟卽其理與勢切指之庶拘曲者所見以廣而徒騖於廣者亦將廢然而返矣吾於孝弟者之犯亂不作乃穆然

思君子矣君子以道爲歸者也其寃欲使於此而得於彼而亦得而後巍乎其大業也哉然而光大業者非大業也君子以道之生爲事者也其寃欲使於此而得者之不窮於此於彼而得者之不窮於彼而後煥乎其日新也哉然而畜日新者非日新也是蓋有本焉務本則本立本立則道生有固然者君子攬觀天下之事知末嘗大於其本是故其爲器甚重其爲道甚遠其取數亦甚多然而所務不存焉夫非遺於其末也蓋理有散有聚當其散也不得遽

謂爲多當其聚也亦不得遽謂爲少吾惟自其聚者圖之或竭萬事之精神以專謀一事或竭終事之精神以專謀首事而其理俾克凝然則天下之本在我矣君子比量天下之事知本難齊乎其末是故其爲途甚邇其爲地甚卑其爲道甚無與於高遠之數然而所生必視焉夫非溢於其本也蓋勢有逆有順逆而施焉不得視之爲易順而施焉亦不得視之爲難吾惟自其順者出之或足乎一事之蘊畜以兼謀萬事或足乎首事之蘊畜以兼謀終事而其

勢常自沛然則天下之道在我矣然則道之生亦有廣狹
焉者如衆人務之卽有衆人之道而其源之小者流亦視
之故雖志在家邦而終不能卽御於家邦無他本則甚廣
而務者克之不克盡克故也然亦旣生焉矣則夫君子務
之又不同於衆人之務之而孰能禁其光輝之發越也哉
抑道之生又有精粗焉者如豪傑務之卽有豪傑之道而
其源之濁者流亦因之故雖功能及物而終異於緒餘之
及物無他本則甚精而務者辨之不能早辨故也然亦旣
生焉矣則夫君子務之又不等於豪傑之務之而何一非
其推行之盡善也哉本之所係如此吾愈思孝弟矣

子貢曰貧

一節

已卯粵東關中擬作

同從典

觀聖賢之問答而知貧富有其極詣焉夫無諂驕足以勝
 貧富矣而樂與好禮則又有化者焉子故許之而復進之
 且夫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常人溺於嗜好之私名
 之日棄天固非志節之士不足以起之矣君子勵其守身
 之節名之日畏天然非道德之儒又不足以深之矣所稱
 樂天知命者非耶若此者皆於處貧富見之今夫富貴福
 澤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天之所以與

我者初不在是而何以區區焉必曰貧之云乎與富之云乎雖然其所以當此者爲極難耳今夫吾性命中有樂焉此天機也有禮焉此天秩也其在於貧富固易地而皆然亦因時而各見也豈顧問哉然而貧富之易以動也甚矣情動於中發而不能制其屈也爲諂其蕩也爲驕紛華禮義之際斷斷而持之雖學士猶將難焉故戰勝者遂起而有功也我貧而令天下失其富而我乃可貧我富而令天下安其貧而我乃可富夫落落者近道之姿也茲若人豈

非賢豪間者耶然而貧富之易以留也又甚矣情留於內隱而不能忘其矜也爲無諂其斂也爲無驕艱苦卓絕之行拘拘而守之雖造物不能解焉故安敦者乃得其所歸也我貧而非以失天下之富優游於浩蕩之域則旣以平其貧而我始能貧我富而非以安天下之貧出入於亨嘉之途則旣以大其富而我始能富夫安安者與道爲體也非盛德孰能當此而無憾者乎昔子貢常以之自考矣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夫無諂驕畏天者也曰明日且

之中雖罔敢違天然其默契於天也幾何矣士之希賢也非賢之希聖也豈進此更無知至而知終者乎故夫子卽以之勵賜矣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樂與好禮樂天者也出王游衍之際惟動符乎天視徒知謹凜者居何等矣謂希聖而聖也可謂希天而天也可豈非過此而至於未之或知者乎噫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

道之以政

全章

田從典

道齊有異效可以知治術矣夫政刑之效如彼德禮之效如此卽柰向不清其治之源乎且治之事民爲政乎君爲政乎吾謂其事未知果安在也夫君之勢可以轉移其民而有時未能盡用其勢所謂授口實於民則民爲政也民之勢可以淺深其君而有時未能自主其勢所謂畏民志於君則君爲政也是蓋有本治焉不可不察也何則恥之於民大矣昔之聖人惟其厚期乎是也故政刑顯設而不

盡用德禮躬行而不必言凡皆起教於微渺絕惡於未形
故二者不可偏廢也而不謂迄於後異矣遂有徒見於政
與刑者以爲挾君相之威而令之不能行禁之不能止則
無爲爲治矣且吾固有速得志者而必迂遠之圖乎於是
頒於司徒者彰彰如也掌於司寇者斷斷如也此其用意
固亦無他又其所挾以爲治之具亦皆古先聖王之所不
廢則民之受之當亦無辭然而忠厚之意微矣夫物莫不
以見容於上爲悅而顧乃輕絕之於薄俗不肖之途有不

善然而喪其樂生之心者乎見善而未嘗不勸見惡而未
嘗不懲至問其勸與懲之故則有不可甚言者蓋民至是
而情相遁矣人君雖有罰惡之權而實未嘗能罰一人朝
廷之尊果安在哉所謂授口實於民則民爲政者如此抑
有獨見於德與禮者以爲挾君相之威而徒恃其令之能
行禁之能止亦無爲爲治矣且吾固有相觀感者而顧急
刻之爲乎於是修於司徒之先者雖宮而肅廟也謹於司
寇之先者恭儉而莊敬也此其藏身固已甚恕又其所挾

以爲治之具亦非盡棄乎世主之爲則民之應之豈必盡
喻然而漸摩之功大矣蓋民莫不以未服其意爲辭而茲
乃博遊之於王道寬深之域誰復頑然而自立於聖人之
世也乎非有所慕而自爲善非有所畏而自不爲惡至問
其爲與不爲之故則亦有不能自解者蓋民至是而戶可
風矣人君雖有賞善之心而亦安所得可賞之人教化之
事竟何如哉所謂畏民志於君則君爲政者如此道齊者
知之

思而不學則殆

田從典

不學之過爲能思者惜也夫能思而殆不如無思然其咎
由不學也夫子於是深戒之意謂天生人而予之以心志
矣以通其神明之用非謂盡乎其量而可以止也天下之
理虛則能生實斯可據引伸不已而皆得其可據者焉則
無往而不宜矣蓋人之心至無盡也虛靈之體得天地之
全而集萬物之粹原有難窮之端緒自爲往來苟有欲致
之境慮無不及矣而心以外則又無盡也事物之繁其機

相迫而其數相生各於耳目之聰明待其挹取雖極吾力以赴之慮多所遺矣是故當廣以收之而不徒鈎深索隱也詩書名象燦陳於前略視之則少廣而收之而知其闕一不可也而又時就聞見之所未及以益吾神智故可無歉於天下之理又當精以求之而不徒窮高騖遠也至德要道卽事而具涉獵焉而無所得精而求之而皆吾意之所不至也而因以深悉乎繁變之端而更無留餘故可無歉於天下之理之故而不然者但刻意於幽深不測之域

鬼神不能秘其情賢哲不能通其義而實未嘗於古今名物之繁博徵而遠考之而以爲吾已明其理或馳志於浩渺不紀之境天地可以氣通禮樂本由心造而實未嘗取聖賢典型所在深究而細按之而以爲吾已舉其大夫卽明其理固未嘗一一見其有徵也而但率意以試之試之而偶合猶可言也不合而求其合必至人倫名教恣爲煩苛之施是思固無益也雖舉其大而其中之曲折固無所經也而顧徑情而投之投之而不合則亦已也不合而竟

無可合必至飲食言動皆成扞格之形是反爲思誤也嗟
乎殆矣乃從事於學其償天下之事已不少矣且心思日
雜搖惑不定將能思之人反爲不能學之人也豈不惜哉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甲辰科闈
中擬作

田從典

因民以勸民神於使者也甚矣舉善教不能民之同情也
因是以致勸卽謂爲使民勸奚不可哉且子問敬忠而卽
及於民之勸也豈不以民知敬上尤不如各敬其已者之
爲無所欺乎民知忠上尤不如各忠其已者之爲大可用
乎子而念及此也是有國有家者之幸而亦人材之幸也
蓋有機焉因而用之可耳其機維何一在於善一在於不
能是二者同秉受於天地非有所區而別之也同貽留於

祖宗皆其所尊而愛之也然有以速爲勸者焉則舉善者是有以久爲勸者焉則教不能者是夫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而選士始於鄉實則先與民共之也且也民雖愚而善議當其衆之所議卽令亦有所不能行故舉之貴以平其議也民有感而斯通當其情之所通卽禁亦有所不能止故舉之貴其得所通也善者舉而因以其善勸而教之民亦何辭之與有雖然舉可以旦暮爲之也聖人感人心而和平所稱咸速者非耶教不可以旦暮爲之也聖人

久其道而化成所稱恒久者非耶故古無不爲民而立之學古之民無不入學而受之教黨庠術序多其地也禮樂詩書順其時也三年九年遲其月日也不幸而有所移亦必至於數不變而示不敢輕棄焉而其爲禮則又告諸耆老朝諸元日董之以司徒率之以俊士若是乎其委曲繁重仁漸而義摩者豈非以民勸固非難而勸民亦豈易易者哉然在吾魯勸之則有未可一槩論者學兼四代其初之立國也如彼在泮獻功其後之振興也如此今寢弱之

勢亦不復振矣而號稱秉禮則終較異耳其君子素明王
道本末粲然其小人不尚奇袤絃歌易使借令強於魯者
之國與魯同日勸民正有遠近遲速之不同也風草之勢
亦何憚而久不爲此乎且以吾子勸之又有未可一槩論
者先世傳元愷之訓慮無不計在樹人近者卽具臣之材
亦斷不至苟從非義雖魯多君子其軼逸者亦接踵矣而
政在大夫則以人事君養賢及民誠無慮耳拔其尤以治
家事卽家事亦裨國政也拔其尤以治國政視國政亦如
家事也卽如列國公忠大夫人傳其勗民爵位一事至今
猶嘖嘖稱述不置焉此亦吾兄弟之國之望也吾子豈有
意乎夫魯俗薄而斷斷爲讓丘猶傷之若失今不救恐斷
斷者且亦不可必矣然則繼敬忠而爲勸並令其敬之無
所欺忠之大可用者是在吾子



原件短缺

P19

夏禮吾能

一節

田從典

空言之無益也雖聖人不能存夏殷矣甚矣孔子雖能言夏殷之禮然竟以無徵故不能徒言豈非事之可慨者哉今以異代而欲修明古先聖王之禮是在好學深思之士心知其意而已區區子孫之陳迹烏能賴哉雖然君子之於禮也期以徵信也世豈無名山石室之書藏之以待其人者而見聞所不及則舉爲無稽也已矣世豈無父老之傳聞可以思千百於什一者然所見異詞此意益難爲流

俗人言矣則安得不以將伯之助望之子孫之世守者乎
如今日者夏殷往矣其禮吾誠能言之然豈能不徵之杞
與宋耶夫杞宋天子之事守也周先王繼二代而興與其
神明之後也故一封於杞一封於宋使得備其典物以祀
其先若曰後有言夏殷之禮者杞宋其明徵也其意可不
謂厚焉抑周先王當監夏監殷之餘不能盡行其忠質也
故一寄於文一寄於獻使各歸其故國以傳於後若曰後
有徵杞宋以爲言者文獻其明徵也其意可不謂公焉

不謂杞宋之衰也久矣問其名王者之後嗣也東樓白馬
依然二恪之衣冠問其實委成憲於草莽也履癸商辛不
如二國之暴棄文耶獻耶雖欲之杞之宋以成素志豈可
得耶夫杞於夏也遠也又其爲風樸陋不復齒於夏盟似
猶無暇深論獨怪宋自萋苴賓王以來彬彬稱望國矣乃
何以商頌十二篇得之者已在放失之後乎卽何論霸國
餘烈其舊章散佚老成凋謝後益陵夷衰替也嗟乎當杞
宋始封之年夏殷之統已不能再續而杞宋式徵之後卽

夏殷之禮亦不得幸存也竟如此哉使非然者勝國之藏
猶同柱下問禮之事無異觀周則吾得紀其盛上自王府
之典則誌其衰下訖故宮之禾黍間有缺略旁採遺文參
以已意以勸以懲燦然具備不亦彰彰乎當代得失之林
也哉而竟如其不足徵何也夫先代之禮守之者人也至
更姓改物之際放失亦多故矣其間或文在而獻不足寔
以殘缺或獻在而文不足半同野老抑亦若有天也天蓋
喪之誰能續之奕世而下惟見山高水長而已矣尚何言

哉尚何言哉

夏禮吾能

一節

其二

田從典

夏殷之禮之無徵也雖聖人無如何矣蓋夫子不難默契
 二代之禮而安能必人之共信之杞宋之無徵豈非聖人
 之不幸乎且古先聖王之禮當其時行之異代有人能言
 之則言之功直與行相等夫能言則功有所歸能言而終
 不能言則咎獨無所歸乎得其歸咎者而不言之責可以
 謝矣至於不言之責謝而禮之滋戚也抑更深矣以今周
 禮大備固無可論論其若存若亡者則夏殷非耶夫夏繼

虞殷繼夏皆有可以建之不悖俟之不惑者而後統而名之爲禮此其百世可知者好學之士安在不可深思其故乎言之者言此而已雖吾也何多讓焉抑夏尚忠商尚質其時天亦有不可強同之天人亦有不可強同之人而後別而異之爲夏禮殷禮此其易一世而難知者則通變之宜安在遽能遙識其故乎言之必須於徵者徵此而已非杞與宋其誰與歸不謂杞宋之衰也久矣文耶獻耶雖欲之杞之宋以成素志豈可得耶讀夏與商之遺書雖數篇

而一代之創垂已具此特其精焉者耳精者不與文獻爲存亡而與文獻爲存亡者之一何多也如一建官也今則繁而昔已簡則當日位與事之相準者固不知其何法也一授田也今則多而昔已寡則當日五十畝七十畝之餘者固不知其安歸也而况其中之委曲繁重猶有不可以數計者乎吾雖確知乎夏殷之禮之所以然而吾之識與力已不能不至此而窮倘異日者或得之名由或得之其人間以已意勒爲成書不大異於略觀大意者之所爲

也哉抑考夏與殷之遺制雖一二事而一王之度數猶存
此特其偶焉者耳偶者可以補文獻所缺略而文獻之缺
略而不補者之一何多也如建寅之得其正也夏先王之
順時令以布政者必皆準乎此而執制曆之一事謂我已
盡觀乎夏道不可也如輅制之始於殷也商先王本渾樸
以垂治者必悉類乎此而執行地之一物謂我已盡觀乎
殷道不可也而况他事之傳聞異辭實有不能以億度者
乎吾雖周知乎夏殷之禮之所已然而吾之識與力又不
能不至此而窮倘異日者或有識乎其大或有識乎其小
謬以不敏彙集舊聞所云存什一於千百者不已燦然其
具備也哉子終有懷於夏與殷矣

擇不處仁

田從典

失所處者自失其仁者也甚矣處仁仁之一助也而不處焉是誠何心哉且夫難憑者事也自我始之安必其自我終之則雖謀之無成皆不足怪也而不謂難憑者亦人也衆所共取之安必其不有人獨棄之則雖民之所秉多不可解也卽如里而以仁爲美也其皆生於斯長於斯者乎抑亦有擇而處者乎是未可知而擇則舍此烏擇處則舍此烏處抑卽其擇而處之也或亦陰役於仁之所感而不

能已於處乎抑亦自斷於衷之所是而不致淆其處乎是
未可知而舍此而不擇擇烏稱美舍此而不處處烏稱美
雖然擇與處皆心之所爲也心能安身身不能以安心則
心之爲功也大矣而心能見功亦能見過則心之爲物也
抑又危矣心危則擇與處安得不危如是以言擇處宜其
難必也然而心能役身身不能以役心則心之爲物也靈
矣而心既有靈亦卽有覺則心之爲趨也抑自正矣心正
則擇與處烏得不正如是以言擇處又宜其易必也乃吾

獨異夫易者固可必其易而難者卒不免於難其終柰此
擇不處仁之人者何哉今試以兩人言之同於擇里而一
則處仁一則不處仁其處仁之人或仁與仁相合之故或
尤有所以濟乎其仁之故而不處者彼獨非人情乎哉乃
不知其何以性忽與人殊而情亦忽與人殊也故雖事與
人同而輿論難齊容有臧否之微異非致憾於人卽致憾
於天而茲且烏乎憾哉是遵何德哉今且以一人言之兩
其擇里而先則處仁後則不處仁其處仁之時或仁與仁

相合之故或尤有所以濟乎其仁之故而泊乎不處豈遂
有移吾情者哉乃不知其何以性非昔日之性而情亦非
昔日之情也故雖事與舊同而當幾審決不無遲速之微
分非姑待於時卽姑待於勢而今且烏乎待哉是居何等
哉蓋嘗論輔仁之道資於人爲上資於地次之故士之仁
可友大夫之賢可事且有父事者兄事者攻玉他山其不
拘於里也明甚然而俗化之漸民甚矣擇處則潛滋暗長
於隱微之中其爲益也不愈廣乎且吾未見忍棄其里之
仁而猶能取善於人者蓋本心一失萬事倒置雖嚴憚如
父母師保恐亦莫如之何況賢人君子之疎遠而儕輩相
等者乎此子所爲重慮夫擇不處仁之人也尚亦思其智
不智之故而可哉

子曰富與

全章

川從典

君子求仁之功有由淺而深者焉夫不處不去可以見君子之不去乎仁矣然非存養之至亦何以見其功之密也哉且學者苟有志於仁亦惟自治其心而已矣吾隱微有倚伏之勢在制其人心之萌吾旦暮有離合之形在充其道心之極始於至粗終於至精君子以爲非一日之事而終身之事矣今夫役役於富貴貧賤者小人之行也皇皇於仁者君子之行也論君子而必測之於小人之途斯亦

淺之乎窺君子者矣然而富貴貧賤者仁不仁之分境欲
惡者仁不仁之大閑士固有砥行立名數十年自以爲正
誼明道而一旦變節於猝投違心於末路爲有識之所交
惜者則以欲惡之念其伏至微其發難制雖上智不能無
雖終身不能淡也故君子於處與去之間力求戰勝以自
異於去仁者之所爲然後德成而名以立焉顧謂卽此而
遂足以盡求仁之功則又大不可何則求仁而必先於富
貴貧賤者所以制其人心之萌求仁而不止於富貴貧賤
者所以充其道心之極且卽以富貴貧賤之仁論則古之
至仁大聖亦有天下而漠然不與匹夫而若將終身者要
亦惟是安土敦仁而豈徒不處不去之事乎是故仁體事
而無不在者也而君子之於仁則求其全體而不息者也
昊天明而及爾出王昊天且而及爾游衍仁之不違乎人
者極之一時一事而皆然敬天怒而無敢戲豫敬天渝而
無敢馳驅君子之不違乎仁者亦卽極之一時一事而俱
密語其常則終食之間無違也夫終食豈足以盡仁而君

子以爲其暫也乃其所以爲久也不極之於至暫而仁之所爲永矢而弗諼者猶未敢盡信也語其變則造次顛沛之必於是也夫造次顛沛豈足以盡仁而君子以爲其變也乃其所以爲常也不極之於至變而仁之所爲無入而不得者亦未敢盡信也蓋君子求仁之功其密如此至此而試之以非道之富貴其不處猶是也而不處之心異矣試之以非道之貧賤其不去亦猶是也而不去之心又異矣豈非違心爲主而人心每退聽者乎學者未能遽至於是也尚先求所爲不處不去者而可哉

原思爲之

二節

田從典

過於廉者聖人有以裁之焉甚矣廉可爲而不可過也辭粟之原思非子裁之不幾失乎今夫論人於取舍之間則不取難貧而不取尤難人能以其難自處寧非聖人所樂與者哉雖然常情以其難與易較聖人以其當與否較苟爲未當不如其已也苟爲可已毋寧其善處之也知此者可與論仕之廉夫廉有廉之義而精其義則慮無學術焉廉有廉之用而竟其用則慮不廣大焉卽如原思爲宰而

以辭粟九百特聞此以勵已之道言之乎懷獨行之德義不苟合當世貧而非病永相矢也豈一旦備官而忘之抑以勵世之道言之乎凜懲貪之刺恥於尸素成風耕而後食伊可懷也敢不爲奇節以砥之如是則九百之辭急宜取之以風世矣而子猶以爲未當者何哉蓋以粟之出於朝廷者其意有二養以重祿勵羣下以一日之報者其意顯垂爲典禮示子孫以百年之計者其意微辭則下之所不必受亦卽上之所不必施雖日與人以粟而君之視此

與也不已輕乎輕則漸必有以節省先於百官者是孰貽其咎乎君子念事昉於先王雖無人可與亦斷斷乎其毋辭矣而况乎鄰里鄉黨之仰給於我者正復不少也抑辭粟而念及於鄰里鄉黨者其意亦有二推已之財使人皆被吾之潤澤僅以明厚弘君之賜使人樂頌上之賚予遂以明忠辭則我可以矯而過之人卽有以慕而效之雖日食君之粟而臣之視此粟也不已輕乎輕則漸必有以君貺委於草莽者是孰啓其端乎君子念恩出於天家卽一



原件短缺

P34

可推與亦必榮而思與之矣而况乎九百之粟之可以揚
德意者猶恢恢乎其有餘也故一則戒之以毋一則進之
以與鄰里鄉黨乎蓋廉者獨善之意常多而由子言之則
臣受清節之名君鮮傷惠之失兩無貽憾又非僅獨善之
謂矣故不可以無學無術者此也抑廉者施惠之事常少
而由子言之則物之用也宏多利之美也不費稍有變通
又兼得施惠之方矣故不可以不廣不大者此也區區辭
粟云乎哉

據於德依

三句

辛丑科會
闡擬作

田從典

論學於志道之後功之深淺各有宜焉夫據德依仁其功
深矣而游藝則於淺見深也學固宜如是乎且言學而本
於道則不得不爲之紆其途無敢缺也亦無敢驟也事在
勉強則勉強以幾之而已事在從容則從容以養之而已
是故志道之後厥惟據德夫人之行道非得之難得而能
不失之難蓋以吾生初之德危者出其中微者亦出其中
吾行道而得之則危者必與之爭其危微者必與之爭其

微矣而據顧可緩諸是故履其基也恒其固也於損而取其修於益而取其裕也蓋至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而吾之德庶幾其不遷矣乎而道進矣抑據德之後厥惟依仁夫入之心德非合之難合而能不離之難蓋以吾本體之仁爲器甚重而爲道甚遠吾用力以求之則欲勝其重而重者愈重欲致其遠而遠者愈遠矣而依顧可忽諸是故復其本也良其敦也法乾而體其行健法坤而體其安貞也蓋至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而吾之仁庶幾其不違矣乎而

道又進矣所謂事在勉強卽勉強以幾之者如此雖然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學固有從容而養之一候焉其惟游乎而游必於藝夫藝者學人之始事聖人之終事也方其童而習焉初不解其所以然至於游而後見其本也一物一太極也得其微也道而非器也知所以貫也觀會通而蹟不可惡動不可亂也以之寄情則居安而樂玩以之致用則通變以盡神侷奧爾游優游爾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學如是則知至而至耶知終而終耶視向之德與仁



原件短缺

P37

何如也抑未見者其心耶誕登者其岸耶視向之所志之道亦且何如也學者未能遽至於是也尚由志道而紆其途以無敢缺無敢驟而可哉

五十以學易

田從典

學易無已時聖人之深於易也甚矣夫子一全體之太極尚思學易於假年之後乎非聖人烏能若是今夫一事而可以終身焉者其惟學乎雖然學之理莫精於性命而有所以順乎性命之理者其學尤宜何如也學之道莫大於天地而有所以彌綸乎天地之道者其學又宜何如也則以求進之心希幸於歲月者其惟學易乎夫易有可以人為者有不可以人為者心全乎深淨精微之旨身試於存

亡進退之途此亦可謂能學易矣然猶以人事言之也至於窮神知化則天之事也而過此以往又未之或知也吾慕此久矣安得不五十以學易且幸假年而五十以學易乎思天下之奇莫有奇於易者然智者思而過半百姓亦謀而與能正慮學焉而轉以其奇失之也試思天地設位而易何以行乎其中易簡理得而吾之易何以亦成位乎其中無他德言行謹之內龍德稱焉吾學之而惟深也惟幾也務使奇者一歸於庸也已矣抑天下之變又莫有變

於易者然因貳所以濟民而正一實以相勝正慮學焉而轉又以其變失之也試思天道陰陽不測而復何以遂見夫心人事凶悔吝居多而不遠之復何以獨稱元吉無他微彰剛柔之間介石貴焉吾學之而言蹟也言動也務使變者不失其常也已矣易有易之精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然非三聖人之精亦無以爲易之精而三聖人非明天道察民故齋戒以神明其德亦無以爲精而學易者之於精可知也我也雖不能至心實向



原件短缺

P40

往之乎易有易之蘊以言乎遠則不禦矣以言乎邇則靜而正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然非三聖人之蘊亦無以爲易之蘊而三聖人非引而伸觸類而長使天下之能事以畢亦無以爲蘊而學易者之於蘊又可知也我也雖僅亦知之次其於易則彬彬矣乎我之求寡其過如此

用之則行

田從典

行無可議者斯足與言用矣夫人但知用期於行耳而豈知用之則行者乃貴乎子故首舉之謂顏淵曰身世之間原有兩途而人之共相期許者實惟一途則用行者是夫用與行人既共相期許而往往告成功者代不過數人世負人乎人負世乎吾謂實兩相負耳而道德之未明吾黨宜爲在其咎乃說者反以知希爲貴則烏乎可吾因是而樂與用言用樂與行言行使天下知此一途大有人在庶

以彰吾道之能弘吾因是而轉不樂輕與用言用輕與行
言行使天下知此一途之人大有學在庶以明吾道之盡
善嗟乎世安得皆用之而卽行者乎善其行者必能觀天
以察變大凡機緣之間往而輒窮者天意未有定耳忽而
美玉可沽歟上有願治之君下有慕治之民成周太和而
後若回風氣以待之謂天之無意於茲可乎人而以天之
意爲意者大道之行雖夢寐其想見矣而誰能再計而後
決也善其行者必能觀人以成化大凡迂濶之目動而招

尤者人情未盡協耳時而古道可復歟育天下思其仁正
天下尚其義凡有血氣之倫若挾憂樂以告之謂人之無
情於茲可乎人而以人之情爲情者有道之易雖虎兕其
不惜矣而况可取懷而予之也有大用焉奉社稷以從者
是其他苟能遇之以有禮幾亦未可失也有成之效期以
三年僅可之功酬以朞月大用則大行小用則小行此蓋
有本焉體立於此自用周於彼而激於一旦者豈足與於
時措之咸宜有直用焉行君臣之義者是次之苟爲斯人



原件短缺

P43

之徒與事皆未可量也衆以爲不可見而亦有可見雖見亦何傷皆知其不可往而獨覺可往卽往非無謂直用則直行曲用則曲行此殆有術焉取多於此自用宏於彼而輕於一試者孰能窺其神妙於萬物用行之學如此試再反其途觀之

天下有道則見

田從典

君子用世之學與時偕行者也夫未可以出而出與可以出而不出皆無與於天下者也自非有學守者烏足語此且人與世之相需也非世用人實人用世耳夫君子自顧有許身稷契之思而又視天下無堯舜終不可與有爲此其迂濶絕俗之目安在能用世嗟乎士患身世之間無其具焉耳若夫迂濶絕俗豈足爲君子病乎如不入不居固亦足占學守然亦思君子之於世爲何如者乎混然中處

之身天地民物其任重者有然故卷而懷焉惟時宜高尚則得耳而苟爲異是不猶有其道之可易者哉抑誠者自成之量仁知外內其時措者有然故玉而沽焉將用以經綸其可耳而苟欲善是不亦有其權之可與者哉吾知見焉必也特所需者惟天下有道時耳占有道者不觀人而觀天蓋天道幽遠難知而苟能見乎其遠即可前知故雖時當叔季而願治者忽不覺其高慕黃虞此誰爲爲者母亦天之誘其衷乎前古九疇之法俱在則攸敘彝倫即上

帝之陰隲者在是而此而不見更烏乎見蓋至利涉應天幾疑與前之家食者風期殊軌而不知其家食時即隱念夫應天也蓋已久矣抑占有道者既觀天而復觀人蓋人道亦幾微難知而苟能識乎其幾則必先知故雖民之愚蒙而慕治者忽不覺其樂聞仁義此又誰爲爲者母亦人之助夫信乎盛世四靈之應將協則體信達順實聖王之作則者在是而此而不見又烏乎見蓋至由豫大得頗覺與前之介石者志節分途而不知當介石時即矢願於大

得也非一日矣在石隱之士每自處於不屑見使一旦易
江湖之志爲廟堂當亦優爲而必不能也蓋彼惟性不足
以習憂勞才不足以亨屯困而始有所託而逃焉耳使其
見之將何以見乎君子立本在道德之際而後觀化在氣
數之間一時身當大任直指顧而定矣豈僅與石隱者別
其出處已哉抑在豪傑之士每自慨於不得見使一旦荷
艱大之事於隆平應亦當機而必不能也蓋彼惟小喜足
以動其心小功足以易其志固已自薄其智勇之分矣及

其見之豈能卽見乎君子有所不爲於未事之先而後能
大有所爲於臨事之際一時身際熙朝有應運而興耳豈
豪傑之赴利爭時者所得借口也哉嗟乎道在天下者常
變在君子者不變故潛則其龍也變則其豹也蓋於見而
得君子行義之一說矣

歲寒然後

一節

田從典

物有不遽知者不遽知而物非常物矣夫能爲可知而不
必見知及其知之而知已後矣松耶栢耶亦若是焉則已
矣且夫世俗之情止目前之爲見也而所失於目前者顧
豈少耶不久而敗者而名且歸之矣愈遠而常存者而人
且輕之矣假而非其所見者之自爲暴著而不可掩也則
其情直與之終始焉已矣嗚呼知豈有定哉而又豈無定
哉知有互更之勢倏而不知倏而知非好爲是展轉也庸

耳俗目有使之者也知有難易之分或不可知或可知非
果有所隱晦也情見勢出本無心聽之者也今夫松柏者
不與物同其榮亦不與物同其辱卽與物同其榮而不與
物爭榮卽與物同其辱而不與物分辱試指以語人曰此
後彫者也而人不知也彼與松柏並時而出者多矣人且
環顧熟視而相與慕艷其芳華至於松柏則遇之而不睨
或曰是落落者無奇也或曰視他草木庸愈乎而松柏自
若也非是無以爲松柏此松柏之所以奇此松柏之所以

愈於他草木遠甚也夫人而不知不知矣然無何歲寒矣
天之所以試物者物遇之而困其所積者薄也天之所以
成物者物當之而摧其所發者盡也不有松柏則飄零摧
敗人豈不歸咎於歲寒之爲禍暴矣哉噫衆芳之搖落也
久矣闢巧矜靡者忽以泯滅於無遺而當此蕭條之際獨
以其幽資勁質相與力抗於荒壤寂寞之間此豈可不爲
愛惜而貴重者歟夫此之松柏非有加於向之松柏也松
柏不言而觀者太息蓋至是而乃太息也夫向之松柏非

有異於後之松栢也松栢如故而稱者神往蓋至是而始
神往也而松栢亦自若也知不知何足以輕重松栢吾獨
惜夫人之莫知卽知之亦莫能早知夫知之於後孰若知
之於先使非歲寒松栢則已矣人其如松栢何哉嗟乎風
塵世俗之中而沉没乎奇才異質憂患困窮之內而感嘆
乎志士仁人豈有異於此乎世之君子常守後彫之節不
改歲寒之心卽不知何傷不知固松栢我也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田從典

政有常經約舉之而王道備矣夫政亦爲其可久者而已
苟非兵食足而民信烏可輕言政乎且爲政者莫患乎浮
慕至美之名而不謀其實亦莫患乎得其形之可恃而不
究其所終夫慕其名而不謀其實則虛持仁義之說亦足
以誤人恃其形而不究其所終則習爲富強之謀必至於
病國兩者均非王道之全也然則賜欲爲政是安可不務
食乎哉粵自耒耜佃漁之利興民之待食於上也非一日

矣故昔之聖人爲行之農用之首而陳於豳風之詩豈非
因食而後議政歟然昔以之富民今以之富國則食非其
食矣爲政者必爲之開導於下底慎於上使九職九式之
成規釐然復舉而行之而又有耕籍祈穀躬親稼穡之事
以無忘小人之依則民間可以藏富矣然飲食必有訟訟
必有衆起是食者兵之漸也而衛食亦莫如兵故昔之聖
人爲立之邦政之名而掌以司馬之官豈非因兵而後議
政歟然昔以之捍禦今以之黷武則兵非其兵矣爲政者

必爲之慎其將帥之選別其正諛之卒使自卿大夫以迄
於農皆克奮其武衛而又有采薇出車咏歌慰勞之事以
無忘征夫之苦則觀兵莫非耀德矣夫兵食旣足乃可與
之相觀於兵食之先與兵食之後矣何則吾觀列國之中
民非盡寡乏也力征經營非小弱之比也然讀山高乘馬
之書何以不得比於大田之多稼觀內政軍令之寄何以
不得等於在泮之獻功豈非民有未信而兵食亦因以異
歟古聖人之教信於民也當貴粟重農之時而已示以孝

峴山集
弟廉恥之意卽春蒐夏苗之際而已告以袍澤同仇之風
使其民習知夫上之足食也非專以爲食也上之足兵也
非專以爲兵也故兵食旣足而民亦遂信焉而不可離然
則爲政者必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後爲經久無弊之道
也哉而不然者不入於迂圖則流爲霸術矣烏乎可

年饑用不足

全章

田從典

以足民者足君而荒政舉矣夫徼民之所待足也而卽君
之所待足也不此之圖而徒商其用烏益乎有子蓋籌之
審矣昔先王之立國也必合君與民之用而通計其贏縮
凡以使天下之大利不專在於君亦不專在於民而後世
變吾法而得匱乃知吾法之終不可易焉耳則徼是已夫
所謂利不專在於君者散天下之田以公之於下使鄉遂
之貢九常在民都鄙之助八常在民而萬夫百同總以什

一居歲供之正所謂利不專在於民者又合天下之田以均之於上使二十則受之於君六十則還之於君而籍田出粟卽以三十年權國用之恒如是而又有荒政之十二以待不虞豈復有水旱之憂貧寡之慮哉然而井田之制大備於周公而不足之形乃莫甚於我魯此其故何也毋亦以破壞周公之井田魯實開其端歟夫自履畝稅於宣邶時作於成至哀而復以田賦用矣此卽微公問君子猶欲進徹以救二之窮柰何聞有若之對反鯁鯁然疑徹以

爲不足法哉夫君之足與不足自百姓助也而百姓之足與不足自徹之行不行助也有如徹行乎下而百萬井之疆畝無不墾之田則操奇贏以遊都市者寡矣貨惡其棄於地力惡其不出於身本業衆而多稼自登如是者則百姓可足上而千百里之租稅無濫出之條則取錙銖而用泥沙者少矣均節視乎九式宮中制於太宰儉德慎節外府自饒如是者則百姓又足夫百姓各以其什之九爲商蠲之歡君卽合以其什之一爲豐凶之豫此雖以法取猶

恢恢乎其有餘財也而况其時上與下之忠愛至於歌駿
發答爾公各有挹彼注茲之意與同憂共患之情也哉不
然而上暴於歛下輟於耕百姓不足矣百姓不足是君所
恃以爲足之源者已竭而遑問君乎則甚矣變祖宗之法
而得匱而後知其法之終不可易焉耳夫王者之國足在
民勦者之國足在君僅存之國足在私室私室足則強族
有世田而民無田鍾釜之恩所以奔走其下也魯之公室
而四分矣不及今抑豪強清兼并以圖復先王之良法公

雖欲常取之其可得乎平德魯國至是凡刑機矣

樊遲問仁

三節

戊辰會舉

田從典

聖人論仁知於愛知見分而於舉錯見合焉甚矣愛人知
 人自兩事也然觀能使之說則仁與知果可以二視之乎
 遲問之當有曉然於心者嘗觀至人出而天下皆受治焉
 則甚貴其有及物之能矣夫吾既不能使天下之物不受
 治於我又不能使受治於我者之皆出於一途於是理之
 分出者遂於此一用而於彼又一用也且理之異用者吾
 初發之於此而遂已收之於彼也獨奈何以相通之數必

有待於吏端言之乎昔樊遲嘗問仁矣而子語以愛人夫天下之類而聚羣而分者亦孰是可混者哉而仁獨主愛何也蓋以仁好生如天者也使天擇數物而育之則天必大有所不忍使仁擇數人而愛之則仁亦必大有所不安惟其爲愛也大故賢與奸可以共處惟其爲愛也大而摯故獎與嘆各有餘情彼之分愛不無厚薄而愛則安有厚薄歟又問知矣而子語以知人夫吾人之乾稱父坤稱母者亦孰是可別者哉而知獨主知何也蓋以知高明配天

者也使物與物莫區其類何以爲因材之天使人與人莫得其情何以爲如神之照惟其爲知也辨故觀品而立窮其真僞惟其爲知也辨而晰故窺微而早決其始終彼之受知不無畏避而知則安惜其畏避歟然吾觀古之聖人其於人無不愛矣而有時而亦付造物之不齊其於人無不知矣而有時而亦聽並生於當代將無二者不可並用而遲顧何能遽達歟子曰是有舉錯之說在夫君之於人也求其直而已矣求其枉者亦直而已矣然而恒相反者

何也一在不知懸其途以奔走之也夫名器者天下功名之路也人莫不有赴功名之心而我或所令在此所進所退反在彼則人必從我之所進退而不從我之所令矣夫知其不從之故則夫欲其從之也不反而卽是乎故吾第爲之別其流品而卽以新其耳目是人以天下之顯名而希厚寔者我卽用天下之虛名而收寔效者也其使也可不謂捷焉一在不知因其勢而利導之也夫好惡者天下愧悔之機也人莫不有自愧悔之寔而我或所令在此所進所退終在彼則人必問我之所進退而欣然聞我之所令而頑然矣夫知其頑然之故則夫欲其欣然也不又反而卽是乎故吾第爲之分其族類而卽以動其心思是人之回心嚮道易其行而不自已者寔其趨事赴功役於我而不自知者也其使也可不謂神焉然則由前言之理之得其分也由後言之理之得其合也豈非經世之治垂世之言乎

子曰為命

全章

甲子鄉墨

田從典

嘉鄭之為命而見執政之善焉蓋鄭所恃者命也而使衆人為之而盡善則非子產執政不及此今夫小國之難也難於國事之外又有事焉蓋強大之偏處非徒講武修備之可以相服也能以玉帛見而不以興戎乃可隱然操天下之重則為命要矣雖然難言之列服自相往還已不知簡書之可畏而何有於小國之命則雖稱先王以臨之而適以逢其怒也其且謂我敢抗大國以辭抑盟主威靈可

恃且又假大義以相服而況其爲小國之命則雖委臣妾以尊之而易以招之侮也其且謂我不能自持以正而吾乃以觀鄭之爲之焉夫鄭介晉楚之間不被兵者四十年人皆知爲命之力而不思其爲之者之善也夫命謀始難則古稱先難且言之欲其文辭之取其辨則又難不知此皆不足爲難而爲命之人之寔難何者蓋分任則易精而集思者廣益所慮秉鈞者或嫻於辭令而未必兼收衆善之長抑或克任多材又未必能合衆善之長終之以已之

所長而如成於一手此其所以難也載觀鄭命則有草創者有討論者有修飾者謹與吉揮見其長而子產乃以潤色觀厥成云然則爲此者其亦慨想於大道之行乎哉干戈而求懿德已難見於徵車賦馬之時而鄭之守禮以爭之度義以折之者何以既有辭於大國而亦不至見戾於先王先公也則以數人之爲之者雖審時而能折衷於古也夫文武之盛也類皆修文以懷遠而鄭之弱也猶能不戰而屈人卽其遺風不猶有存焉者乎抑爲此者其亦思

附於三代之英乎王迹熄而會盟尋不復知有講信修睦之意而鄭之稱說於平時指陳於臨事者何以不僅有濟於倉卒而且遂相信其無貳無虞也則以數人之爲之者雖曲折而能相布以心也夫桓文之詐也僅以屈服乎小國而鄭之誠也乃能取重於強鄰卽其所得果孰少而孰多乎而要之非子產執政不及此

君子道者

全章

田從典

道無能時惟聖與賢共見之焉蓋子之自道其無能正子之深於仁知勇也而非子貢其孰能知乎且人知聖人之於道無自滿之心而不知聖人之於道並無自謙之意也蓋謙之云者必先自見爲已至而姑以爲未至則意中之視道也不已淺乎故聖人初不自託於謙而心則常見爲不足夫心常見爲不足卽謂爲聖人之自謙也亦可如君子之道有三而子以爲無能何哉蓋天下之可信爲能者

必其事與我爲二者也吾今日能之至明日而可以棄之
矣卽未必棄之抑亦可以離之矣子惟見道於我無離時
也而何能之可居也抑必其事於我有終者也吾今日不
能期以異日而可以進矣抑豈惟可進再異日而可以已
矣子惟見道於我無已時也而何能之敢信也且亦知君
子之道爲何如者乎蓋仁者不憂也知者不惑也勇者不
懼也力而持之仁知勇一守經而難化者耳而變動者安
有窮乎蓋道中自有悔吝憂虞之象使吾進吾退相困而

適以相成而幸可遠乎道以利用而安其身也不可遠乎
道以習坎而亨其心也此其能豈猶夫人之能而入域之
優與否固惟經乎其途者庶克道之也已矣抑忍而絕之
不憂不惑不懼一視物之無情已耳而悲憫者固如是乎
蓋道中自有化裁推行之能使我情我才濟世而難以避
世而道在同羣乎其曲成乎物者易知也道不亂羣乎其
神妙乎物者難測也此其能豈猶夫人之能而成性之存
與否惟見乎其天者庶克道之也已矣而不謂賜於子已

嶠山集
窺其微矣蓋夫子所乘者憂惑懼之時而賜與爲同焉者
也日與聖人居見夫諸邦歷聘旣已虎兕與歌而何以落
落者上下無交溫溫者容色不怒蓋學至聖人遂若使憂
惑懼之形融爲和順而危疑交至卒不掩在見之文明抑
夫子所任者憂惑懼之事而賜與爲共焉者也日與聖人
俱見夫非義相招決非君子所近而何以世方共熾其磨
涅我將益試其堅白蓋學至聖人後能於憂惑懼之內靜
驗天人而俯仰泰然愈自深乾行之反覆噫非夫子體仁
知勇之深烏能自道如是非子貢素驗夫子於仁知勇者
久烏能知其自道如是哉

如之何者

田從典

熟慮於慮後焉難望之昧於慮事者也甚矣慮事不可不周也然始之不慮其能再乎夫子所爲閔其人而代爲慮也曰夫天下無一爲而成之事而事之中亦無一思而得之理則周詳審慎者尚耳然所謂周詳審慎者要必其始先有不敢輕易之心而後用之以周詳加之以審慎自不啻其一而再再而三也非然而欲望其後之熟計而審處也得乎論天下之事往往阻於依違寡斷則一往無前自

足以彰果敢之氣然天下之事又往往敗於苟且急遽將
謀始不善早決其無揆度之能頃者事幾初發而置若罔
知猶曰此是非之心未動也無何而是非之心亦宜稍稍
動矣吾觀古之人有遺大投艱而曾弗少動於中懷或轉
念焉而反覺其太費躊畫者非故怯也彼誠見是非之介
甚微有不如是之精詳而不得耳乃獨有更不用夫轉念
者方其處事伊始而心口寂然猶曰此順逆之機未形也
遲之而順逆之機宜亦漸漸形矣吾觀古之人有遺大投

艱而已覺問心之不服及深思焉而彌覺躊躇莫定者非
不憚煩也彼誠見順逆之數雖易明或不如是之圖度而
偶失耳乃獨有更不事乎深思者有謂思不可過者思過
則惑事爲之著也明明有一至近之途而我偏迂遠以求
之左矣然而始何不求之近乎初未聞有商確之言而遽
諉之於過而惑也恐能解於後而不能解於其前有謂思
不可驟者思驟則亂事會之來也尚自有其莫測之機而
我遽反覆以慮之拙矣而亦未聞竟爾茫然也終不聞有

嶼山集
量度之語而尚諉之於驟而亂焉恐能解於前而不能解
於其後將欲美其名曰果敢而害更深於依違寡斷吾直
謂之不能揆度而實難免於苟且急遽也殆莫甚於不曰
如之何如之何者

君子義以

四句

雍正丙午擬墨

田從典

論君子之應事主與輔各有其宜焉甚矣義者事之宜而
禮孫信又義之宜也苟非數者何以能善其事乎且天下
之迭出而不窮者事也惟恃理以應之蓋謂簡之可以御
繁也然簡非執一固守之謂乃衆善咸備之謂苟衆善咸
備卽迭出而無難而不然者則理與事必不相應而反歸
咎於理之不足以應事而勞勞焉思逐事以求勝盍亦觀
之君子乎夫君子自有君子之學其爲主敬而立極者原

在不言不動之先抑君子之學又自有君子之用其由立本而趨時者又在爲變爲通之際於是定爲楷模爰有質焉而分其取舍惟一義焉蓋義之爲道也屢遷非可以不變者泥之也君子依以爲質雖進退無恒而要亦惟變之所適義之定位也不易非可以數易者擬之也君子依以爲質雖經權互用而聿惟各得其所歸如是則君子之於義精矣取之旣精用之亦必盡善此卽毅然行之出之因以成之所謂見義之勇而爲之者也孰得而議其後也哉

而正不然蓋義一也而當其行之則度數分焉有以少爲貴者繁文縟節以行之而非義矣則節之便有以多爲貴者朴略少致以行之而又非義矣則文之便夫節與文皆禮所生也而舍禮其烏乎行哉且義一也而當其出之則氣象殊焉不可上故下之稍卽於戾而非義矣則所貴惟和不可先故後之稍近於爭而又非義矣則所貴惟順夫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則孫之明驗也而舍孫其烏乎出哉至於成與否其所關於義者尤非淺鮮也其在於易成

言乎良良止也止而不遷信之謂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天地無心而成化四時不言而錯行非天下之至信其孰能與於此君子之信以成義奚異此哉若此者非君子以有心者謀義而以無心者聽之禮孫信也渾淪未發之中端緒相引而初不雜乎其途抑又非君子一心以謀義而又分衆心以謀禮孫信也因應不窮之際條理秩然而所向各如其意此所以體立而用行也哉

其有所試矣

田從典

因試而譽者猶無譽也夫人苟試焉固各挾一可譽之實俱來矣烏能無譽哉而烏得謂爲有譽哉今夫善善欲長非溢美之謂也善善而至於溢美此與無稽之言何異不知我既有急欲道善之心則必有早爲辨善之法其法旣得斯可以有所譽斯可以有所譽而亦如無譽固有試之之說在雖然難言之試者以我試人也我之試人恆不如人之自試則亦安所憑乎不知人亦自有其確然者耳苟

能灼見其所確然者猶之乎以人試人而試烏乎無憑抑
試者以我獨試人也我之獨試人恒不能盡愜乎衆人之
共試人則亦安足據乎不知衆人之於人亦各有其同然
者耳苟能先得其所同然者猶之乎以衆人試人而試烏
乎無據是故人之初易見也終難見也而吾謂初嘗不掩
其所終蓋卽細微之事而遠大寓焉猝然之頃而志氣昭
焉吾試乎其細而巨者遂不能已於譽之也吾試乎其猝
而常者遂不能已於譽之也人或未能信其巨與其常而

吾則不啻燭照而數計之也蓋已久矣抑人之顯易見也
微難見也而吾謂顯嘗不掩其所微蓋雖美言未必可信
而由中而出者異焉高行易於相文而無爲而爲者別焉
吾試乎其言而其人之行遂不能已於譽之也吾試乎其
行而其人德遂不能已於譽之也人或未能信其行與
其德而吾則不啻耳聞而目睹之也蓋有由矣且試未可
一概而論也蓋以人之行義也有和與介焉處遇也有窮
與達焉事之幸不幸也有功與過焉是彼之可試者雖各

有不易之方而我之試人也則屢有變易之術且試又可
相因而見也蓋以人之和介者其義而和則未有不介介
亦未有不和焉窮達者其遇而知達恒於窮知窮亦恒於
達焉功過者事之幸不幸而同功可以觀仁同過亦可以
觀仁焉是我之試人者雖一致而百慮而人之既試也則
殊途而同歸古帝有天下之公試而驗諸人事質諸鬼神
故歷諸艱者遂成其揖讓吾黨有一人之私試而合乎人
情當乎天理故榮華衰者俱著於春秋吾果有譽乎無譽乎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丁未擬墨

田從典

專道之責于人而人不得徒諉于道矣甚矣道非人不弘
人非道亦不能弘故責有專也聖人所爲明示之歟且甚
哉名實之間學者宜早自辨也蓋人皆浮慕一至美之名
而反忘所可恃則其失于自誣也實甚人皆妄希一逸獲
之事而不思其所終則其失于自誤也又實甚吾今有說
焉以其兩得救其兩失豈有他哉亦惟於名實之間無相
混淆斯已矣今天下競言道矣亦競言弘道矣然亦思道

何妨乎生于未有天地之先因以生天生地而天地又以其道生人則太極非耶人在太極中僅以分道之毫末已耳其不敢望道之弘也明甚然以萬物共一太極者而言則毫末之道固太極之散在萬殊而語其小而其小無內者是也以一物各一太極者而言則毫末之道亦即太極之會為一本而語其大而其大無外者是也是故上古有開天之人嘗借圖書以弘道矣非圖書之遂能弘道亦人之能自弘之耳而其人實為全體之太極矣然而太極初

無異也若夫道與人之責有攸歸功孰任受其功過孰任受其過豈非不言而同然者哉抑今天下競言弘道矣競言弘道欲以自弘其人矣然亦思人何助乎與天地竝生於道因以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立人之道而人道遂與天地之道竝行則率性非邪人各以其所性之氣質為智愚賢不肖之分亦倍蓰而無算者耳其不能槩望以道之弘也亦又明甚不知以不離乎氣質者而論則仁見為仁智見為智君子之道誠鮮以不雜乎氣質者而論以言乎遠

則不禦而人之道固皆不禦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而人之道固皆靜而正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而人之道固皆備也是故中古有繼治之人焉嘗因禮樂以弘道矣非禮樂之遂能弘道又以人之能自弘之耳而其人之成性實爲道義之門矣夫性爲道義之門不甚相遠也則弘道與弘人之有能有不能分之有以得所分合之乃以得所合尤確乎其不可移易者哉則甚矣名實之間學者宜早自辨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田從典

聖人自附於庶人之議而慨想於有道焉蓋夫子志在春秋亦未遇有道時耳不然亦何樂以庶人而居議之名乎故微明其意若曰天下者天子與庶人共之者也天子主治庶人主議盛則天子以其治爲天下賞罰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衰則庶人以其議爲天下是非之公而天下以榮以辱故自有天地以來人道之所以不終絕者皆議之者之力也雖然非庶人之職也則亦非庶人之志也何則

議之所起有二其始禮樂征伐之事不能無頗僻所怨歎者在於一人之偏私逮後諸侯强大夫僭遂不得已而愈以有名分之慮抑議之所成亦有二其始於禮樂征伐之事動必稱先王所刺譏者在與王者相責備逮後王迹熄詩雅降遂不得已而因以有筆削之書議至此亦云極矣議至此亦云苦矣而終以爲非其職與其志者則以議也者蓋亦人心之不泯而然而亦上之人無平其心者也我觀盛王之世天保治內采微治外其聲教蓋有訖之者焉

王者一天豈稱天而後可治諸侯率土從王寧稱王而乃以表正朔生其時者公卿皆效能於雅頌而庶人雖學禮乎惟有徵文徵獻圖爲異日潤色之具而已而他何議焉抑以議也者蓋亦直道之猶存而然而亦上之人無主其直者也我觀盛王之世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其威福蓋有作之者焉王人之華袞自榮孰能榮而過之朝廷之鈇鉞自嚴又孰能嚴而過之生其時者庶人皆近光於天子而皇極有數言乎亦第是訓是行曰天子爲天下王而已而

他何議焉且夫冒天下僭越之名者莫過於議以布衣徒步之子有時操南面之權以誅賞天下雖僅以空言當行事顧其理與勢俱不可居矣且不寧惟是既以其身為知罪交集之府而又事事有一待衰世之意焉則用是益以自傷其忠厚之失也庶人而安得盡雲龍風虎之世不自覺其聖作而物睹也哉而議亦何爲也哉且夫開天下著作之患者又莫過於議以誦詩讀書之士有時修天子之事以寓其微辭雖欲撥亂世反之正顧後有好事亦寔貽

之口實矣且不寧惟是既以其事近於憤發著書者之所爲而又不得自安其不識不知之素焉則川是益以重歎其思慮之鑿也庶人而安得生周官洛誥之時卽觀歎以爲文章莫大乎是也哉而議亦何爲也哉嗟乎文武成康之天下如故也至使予上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以爲春秋之作以肆其庶人之議是孰使之然哉是孰使之然哉

女為周南

一節

田從典

風起於家王化之所以切於人也蓋有文王後有二南為
 之所以通之也苟其不為其能免於面牆之譏耶且詩三
 百篇皆學者理情治性之事也然其中被上之化以有言
 而其言又能動物者莫如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者莫如正
 風此十五國所以居雅頌之先而二南又居十五國之首
 也是故二南有其達順者焉由天子之國而南由方伯之
 國而愈南始於發邇終於見遠者王道之所為蕩蕩而平

平也二南有其托始者焉麟趾之應以闕睢騶虞之應以
鵲巢法行於近教本於身者宮廟之所爲雖雖而肅肅也
有聖人之君慎哀樂之本源以主教於上則一喜一怒皆
下與庶人相通故當年王化旣以始基而其後子孫因以
衍爲家法有聖人之臣揚君后之盛德以敷教於下則自
近至遠皆知乎家人之義故當年房中旣以咏歌而其後
儒者因以式爲學問則勿謂帝王之家難齊士庶之家易
齊也夫人一動於其情之所親豈常終身爲其用而不自

知夫人一忽於其地之所狎褻卽美行爲之敗而不自覺
念及此而帝王之清心寡欲謹小慎微者吾尚敢自斃乎
而况乎天下之事之又以舉積諸此也則勿謂帝王之舉
動有關士庶之舉動無所關也夫人有見於古先聖王之
內行而後知逮匹之間爲不易處夫人有鑒於婦人女子
之情勢而後知嘖笑之細爲不易加念及此而帝王之言
必有物行必有恒者吾尚敢稍違乎而况乎身世之際之
又以交視乎此也此而不爲所云不學牆面者非耶今日

以誦詩者言之必本之二南以求其端而後於列國雅頌之間知所擇以自處而不然者則好色而淫矣且怨誹而亂矣其何以辨天下之貞淫正變乎然則卽以之讀三百篇之文且不可而况異日者欲以其身加於臣民之上而對於天祖之間也哉學者苟有志於天下國家之大其亦可以知所自處矣

